





第一〇六九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補注杜詩

傳序碑銘
年譜辨疑

集注杜詩姓氏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唐杜甫撰
宋黃希原注
宋鶴補注
.....
一

唐杜甫撰
元高楚芳編
.....
六六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補注杜詩
傳丹年銘
年譜詳疑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二

補註杜詩

別集類一
唐

提要

臣等謹案補註杜詩三十六卷宋黃希原本而其子鶴續成之者也希字夢得宜黃人登進士第官至永新令嘗作春風堂於縣治楊萬里為作記今載誠齋集中鶴字叔似著有北窓寓言集今已久佚希以杜詩舊註每多

欽定四庫全書

補註杜詩
提要

臣 永瑤 恭校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陳 木

騰鈔監生臣周 項

遺舛嘗為隨文補緝未竟而歿鶴因取輒本集註即遺藁為之正定又益以所見積三十餘年之力至嘉定丙子始克成編書首原題補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所列註家姓氏實止一百五十一人註中徵引則王洙趙次公師尹鮑彪杜修可魯訢諸家之說為多其他亦寥寥罕見而當時所稱為蘇註者乃並見採綴蓋坊行原有千家註本鶴特因而廣之

故以補註為名其郭知遠九家註蔡夢弼草

堂詩箋視鶴本成書稍前

案知遠本成于淳熙辛丑在鶴本前三十餘年夢弼成于嘉泰

甲子在鶴本前十有二年而註內無一字引

及殆流傳未廣偶未之見也書中凡原註各

稱某曰其補註則稱希曰鶴曰以別之大旨

在于按年編詩故冠以年譜辨疑用為綱領

而詩中各以所作歲月註于逐篇之下使讀

者得考見其先後出處之大致其例蓋始于

欽定四庫全書

補註杜詩

黃伯思後魯普等踵加考訂至鶴父子而益

推明之鈎稽辨證亦頗具苦心其間牴牾不

合者如贈李白一首鶴以為開元二十四年

遊齊趙時作不知甫與白初未相見至天寶

三四載白自供奉被放後始相遇于東都觀

甫寄白二十韻詩所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

心親者是其確證鶴說殊誤又鄭駙馬宅宴

洞中一首鶴謂與重題鄭氏東亭詩皆在河

南新安縣作不知長安志有蓮花洞在神禾

原鄭駙馬之居即詩所云洞中並不在新安

不可與東亭混而為一又高都護驄馬行鶴

以為天寶七載作者高仙芝平小勃律後以

天寶八載方入朝詩中有飄飄遠自流沙至

語則當在八載而非七載又達興詩赫赫蕭

京兆句鶴以京兆為蕭至忠不知至忠未嘗

官京兆尹詩中所指當是蕭吳又喜雨一首

欽定四庫全書

補註杜詩

鶴謂永泰元年所作考詩末甫自註浙右多

盜賊語正指寶應元年素晁之亂詩當作于

是年時甫方在梓閬間故有已人之句鶴說

非是似此者尚數十條皆為疎于考校又題

與詩皆無明文不可考其年月者亦牽合其

一字一句強為編排殊傷穿鑿然其考據精

核者後來註杜諸家亦往往援以為證故無

不攻駁其書而終不能廢棄其書焉乾隆四

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家鼐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四

補注杜詩原序

居誼兒時聞先君樂道永新大夫黃公之賢至則令出拜且曰此鄉先生可師法者也居誼雖不敏心竊識之及壯讀公之文知其博覽羣書於經史子集章句訓詁靡不通究於是有感先君所以幸教小子之意欲就正焉而公則仙去矣晚歲杜門公之子鶴過而道舊出其紀年補注詩史一編感然讀曰鶴先人生平嗜此恨舊注舛疎補訂未竟齋志以歿不肖勉卒先業餘三十年所謂千四百篇者不敢謂盡知工部意庶幾十七八矣盡為我序之退披其編詩以年次意隨篇釋冠以譜辨視舊加詳至謂耒陽廼盛宗文高都護之非適呂太一之非官又皆意逆而得之往往前輩或未及不但成先志而已昔杜預注春秋左傳世以預為丘明忠臣黃氏父子用功此詩謂非忠於工部不可然春秋繫年日書甲子預以歷法推攷有未合則歸之史誤工部雖號詩史凡所紀述非必如春秋書法之密後數百年而生必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欲一一推見當時歲月先後亦難矣矧詩自風雅而下
惟工部為宗其淵深浩博後人莫窺涯涘有謂工部曾
中凡幾國子監又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以
觀杜詩近世鈔板注以集名者毋慮二百家固宜鉤析
證辨無復餘蘊而補遺訂謬方來未已信知工部之詩
可觀不可盡然吾於是編又得以窺黃氏家學之懿慰
滿風心云寶慶二年三月清明日郡人董居誼仁甫序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原序

補注杜詩跋

山谷嘗謂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第恨後人讀書少
不足以知之今生乎數百載之後欲探古人之心於數
百載之前凡諸家箋注之所未通者皆斷以己見自非
胷中有萬卷書其敢任此責耶黃氏之於此詩蓋如班
馬父子之作史凡兩世用工矣積兩世之學以研精覃
思是宜援據淹該非諸家之所敢望也博洽君子以諸
家舊注與此合而觀之則是非得失當有能辨之者實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跋

慶丙戌仲夏富沙吳文跋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傳序碑銘

唐新書杜工部傳

宋 祁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玄宗開元二十五年甫預京兆鄉貢而考功下之天寶十

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侍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

參軍數上賦頌數色角切類也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

儒守官十一世追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類緒業自七歲

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

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

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沈鬱頓挫隨時敘揚雄

枚鼎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思棄之會祿山亂天子

入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明年改元至德甫避六月祿山犯長安車駕幸劍外七月即位靈武甫避

走三川三川與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

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為布衣

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

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錫曰甫若抵

罪絕言者路帝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

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

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閒酷嗜鼓琴延蘭托

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瑄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數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切尼切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

死稱述涉近許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

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

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

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乾元元年甫自左拾遺移華州掾闕輔饑

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乾元二年夏甫

州甫官去華之春十月發秦州十二月離同谷至劍南結廬成都西郭上元年成

杜甫草堂於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

劍南東西川往依馬唐德元年前補京兆功曹不赴明

西兩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

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

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

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

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

蜀章彝已交印入觀史當失之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

梓變間大厯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

欽定四庫全書補注杜詩

耒陽耒陽縣在衡州之東南游藏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

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

十九少或作昔元嘗攻之於詩子美以大厯五年夏入

衡州至耒陽遊藏祠以大水涉旬不得食耒陽縣令

俟具舟迎之水漲遂泊方田驛子美以持謝之繼而

湘流將通漢陽暮秋歸泰有詩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秋已還潭幕秋北首豈以是夏而溺死耒陽乃復有此

作耶蓋子美之卒當在衡湘之間秋冬之際元氏墓誌

墓見本唐史氏或於劉奔拙遺小說之言曰子美由

蜀往耒陽以詩酒自適一日過江上洲中飲醉不能

歸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為鵝鴨滿洲漂泛其尸不知

落於何處主少還南內思子美為鵝鴨滿洲漂泛其尸不知

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飲飲而死莫於此矣以此

聞主宗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大甫放曠不自檢好

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

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吹亦偶切今東京城懷

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

婉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於至宋之間沈佺

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連開元

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實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緊

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

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

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

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

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唐杜工部墓誌銘

元稹撰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

堯舜之君臣以廢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

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

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

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

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詩而

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

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閑速指事言情自非

有為而為為上于偽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建安乃漢

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曹操鞍馬間為文往往

欽定四庫全書

橫槊賦詩樂音朝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

怨一尤極於古晉世風靡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

子以簡慢矯飾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

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

馬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姚敘卿

劇字一無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

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沈佺期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

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

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

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開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

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蘇武氣吞曹劉蘇

作奮曹作奮曹掩顏謝之孤高顏延年雜徐庾之流麗徐庾

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晉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覈

其言要尚不知圖具多乎哉作貴苟以為能所不能無

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

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

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

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

而風調清深作豪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

歷其藩翰況壺奧乎作堂子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

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就爾適遇子美之孫嗣業敗

子美柩之襄祔事於偃師偃師縣屬途次于荆楚荆州

府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拜余為誌辭不能絕余

因係其官闕而銘其卒葬云

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華

華

屬河南府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

開開生甫開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

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善授右衛率府曹曹屬京師

亂玄宗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

失官出為華州司功肅宗至德二年甫走鳳翔上謁肅

不宜罷相遂自尋遷京兆功曹代宗廣德元年甫劍南

節度使嚴武廣德二年嚴武以貴門侍狀為工部員外

郎再出鎮劍南東西兩川狀為工部員外

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殞

岳陽大歷五年夏甫避賊玢之亂入衡州公初汎將適

為誌漢陽幕秋將歸泰是歲秋冬之交年于衡岳之間

遷而故家為誌今來陽有甫墓是宜微之但為誌而不克遷或已

少卿伯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

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什乞旬焦勞晝夜去

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

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愛我杜子

美於首陽之山前按後漢書相榮傳首陽山在今懷師縣之西北嗚呼千歲而

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題杜子美墳

韓愈

何人鑿開混沌殼二氣由來有清濁孕其清者為聖賢

鍾其濁者成愚樸英豪雖沒名猶嘉不肖虛死如蓬麻

榮華一旦世俗眼忠孝萬古賢人芽有唐文物盛復全

名書史冊俱才賢中間詩筆誰清新屈指都無四五人

獨有工部稱全美當日詩人無擬倫筆追清風洗俗耳

心奪造化回陽春光晴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

我常愛慕如飢渴不見其面生開愁今春偶客耒陽路

淒淒去尋江上墓召朋特地踏煙蕪路入溪村數百步

拍手借問騎牛兒牧兒指我祠堂路入門古屋三四間

草茅緣砌生無數寒竹珊珊搖晚風野蔓層層纏庭戶

升堂再拜心惻然心欲度故不成語一堆空土煙蕪裏

虛使詩人嘆悲起怨聲千古寄西風寒骨夜沉秋水

當時處處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飲酒食肉今如此

何故常人無飽死子美當日稱才賢最僕見待誠非喜
泊乎聖意再搜求姦臣以此欺天子捉月走入千丈波
李白八忠諫便沉汨羅底屈原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賢
水捉月所歸同一水過客留詩千百人佳詞繡句虛相美墳空
飲死已傳聞千古醜聲竟誰洗明時好古疾惡人應以
我意知終始

遺補杜子美傳

李觀

唐杜甫子美詩有全才當時一人而已泊失意蓬走天
欽定四庫全書

補杜子美傳

下由蜀往耒陽依最僕不以禮遇之子美忽忽不怡多
遊市邑村落間以詩酒自適一日過江上洲中飲既醉
不能復歸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為驚湍漂泛其
尸不知落於何處泊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天下求之
最僕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服飲而死
莫於此矣以此事聞玄宗吁最僕當以實對天子也既
空為之墳又醜以酒炙服飲之事子美有清才者也豈
不知飲食多寡之分哉詩人皆憾之題子美之詞皆有

感歎之意知非酒炙而死也高顯宰耒陽有詩曰詩名
天寶大骨莫耒陽空雖有感終不灼然唐賢詩曰一夜
耒江雨百年工部墳獨韓文公詩事全而明白知子美
之墳空土也又非因酒炙而死耳

杜工部詩史舊集序

王洙

叙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輩令
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中獻
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曹曹天
寶末以家避亂廊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
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廊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
房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
州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屬開輔饑亂弃官之秦州又
居成州同谷自負薪採招舖糴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
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
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挈家往駕武
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為

補杜子美傳

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衣銀魚元年夏武卒郭
英又代武崔肝殺英入楊子琳栢正節戎兵攻肝蜀大
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之江遊嘉戎次
雲安移夔州大歷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
南沂沔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
不得食耒陽轟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
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察見事迹比新書列
傳彼為踳駁

欽定四庫全書

傳云通赴河西詩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遠行在詩注
云自京寓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
而適卒按適自來川入朝拜右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
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
乃遊泉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詩至多傳云甫永泰
二年卒而集有大歷五年正月追嗣高蜀州詩及別題
大曆年

甫集初六十卷今祕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
小集者皆以逸之餘人自編撰非當時第叙矣蒐聚中
外書凡九十九卷

外書凡九十九卷 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卷十五卷
樊晃序小集六卷辨元寬序二十卷

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
小集二卷孫愐一卷雜編三卷

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

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
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
謂盡它日有得尚副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翰林學士兵
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王洙原叔記

讀杜工部詩集序

孫僅

叙曰五常之精萬象之靈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其靈
於偉傑之人以渙發焉故文者天地真粹之氣也所以
君五常母萬象也縱出橫飛疑無涯隅表乾裏坤深入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注

三

隱與非夫腹五靈精心萬象靈神含真會則未始得之
矣夫文各一而所以用之三謀勇正之謂也謀以始意
勇以作氣正以全道苟意亂思率則謀沮矣氣萎體瘠
則勇喪矣言藹辭蕪則正塞矣是三者迭相羽翼以濟
乎用也備則氣淳而長剝則氣散而涸中古而下文道
繁富風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漢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
軸也後之學者督實聳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是
日誕月艷蕩而莫返曹劉應揚之徒唱之

曹植劉楨
應璩楊脩沈

謝徐庾之徒和之

沈休文謝靈運徐陵庾信

鈞之重燁為錯銖真粹之氣殆將滅矣洎夫子之為也別陳梁亂齊宋扶晉魏溺其淫波遏其煩聲與周楚西漢相準的其變適高聳則若鑿太虛而嗽萬籟其馳驟恠駭則若伏天策而騎箕尾其首截峻整則若儼鉤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擬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上

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賸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嚇世煊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於戲以公之才宜罷大任而顛寇虜汨沒蠻夷者屯於時耶戾於命耶將天嗜厭代未使斯文大振耶惟道振當世而澤化後人斯不朽矣因覽公集輒洩其憤以書之

杜工部詩後集序

王安石

序曰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

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

其完而觀之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

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子之令鄭

縣名屬明州

客有授予古

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

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

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

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上

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

川王安石序

成都草堂詩碑序

胡宗愈

序曰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為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抵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管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

初子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
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
歸草堂武辟先生為參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
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沅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
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懼憂樂忠憤感激
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
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
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略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
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
愈倣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聞先
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
事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
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編次杜工部詩序

魯 告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
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澀左隱以病人

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所可道者至其深純宏妙千古
不可追跡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舒
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淼
大水風雲滂沱蛟龍鼉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
雲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離而序之次
其先後時危平俗熾惡山川夷險風物明晦公之所寓
舒局皆可樂見如陪公杖屨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對
面語何患於難讀耶名公巨儒譜叙注釋是不一家用
意率過異說如蛭余因舊集略加編次古詩近體一其
先後摘諸家之善有考於當時事實及地里歲月與古
語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詩之六經神會意
得隨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倫讀之者如親歷
艱棘虎狼之慘為可驚愕目見當時岢廐被剝刺轉塗
炭為可憫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適中而卒卒至為少年
輩侮忽以訖死為可傷也紹興癸酉五月晦日丹丘冷
齋魯告序

增修王原叔編次杜詩後記 王琪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掠句語迨所用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少或數十句藏弃矜大復自以為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蓄先唐舊集及採祕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於記於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訛缺久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衆莫之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上

過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為害大矣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站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於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法度或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琢丁君脩得原叔家藏及今古諸集聚于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

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于板庶廣其傳或俾余序于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于世止作記于後余竊慕之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驟舉以附于卷終原叔之文今遷于卷首云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

增注杜工部詩序

王彥輔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締句繪章人得一槩各爭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六

所長如大羹元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峯絕岸者則駭廊廟瓊華可愛者之風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于美之詩周情孔思千疊萬狀如古涵今無有端涯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歷世千百瞻多人口予每讀其文竊苦其難曉如義鶻行巨鰲折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後覽石勒傳方知其所自出蓋其引物連類摘撫前事往往而是韓退之謂光燄萬丈長而世